

反语运用中的语境与概念转喻探究*

龙德银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反语运用中的语境包括言语交际者的主体因素和运用环境的客观因素,它往往能起到暗示和限制的作用。反语运用涉及到的是整体的部分之间相互转换而产生的转喻,话语p之所以能够转指话语-p,是因为话语p的认知突显度高于话语-p,始源域之所以能够激活目标域,并为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是基于这两个概念实体间的邻近性,话语p与话语-p在语义方面呈现出反向相邻性,说话人运用反语转喻而不直言跟说话人的意图有关,概念转喻是反语意义发生转移的心理必经之路。

【关键词】反语运用;语境;概念转喻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4-0141-04

一、反语研究回顾

反语研究由来已久,并且反语研究的侧重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反语研究着重分析反语的构成、分类、语用功能、修辞作用等,反语研究发展到目前则侧重运用认知语用学、心智哲学的理论等对其运用机理进行研究,黄缅^[1]、龙德银^[2]等对反语的运用机理等进行了探究。即便如此,反语研究还没有结束,反语仍旧是人类认知的未解之谜,反语运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它涉及到人的认知和大脑的功能等。因此,反语研究要尽量摆脱语言的束缚,并注重提升人类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反语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意义的转移,反语运用则利用的是心理上相邻关系的联想,是源于同一个认知域下的两个次范畴之间的投射^[3]。意义的转移必须依靠语境来实现,而源于同一认知域下的两个次范畴之间的投射则可以利用概念转喻对其做出解释^[4]。那么,反语运用中的语境究竟指的是什么?语境在反语运用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反语运用中的概念转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概念转喻是如何运作的?有什么样的规律?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探讨反语运用中的语境与概念转喻。

二、语境——反语运用的外部环境条件

黄缅指出,反语运用必须依赖于语境^[1];龙德银通过研究也发现,语境是反语运用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条件,并在相邻关系合适的环节中推理出合适的选择^[2]。反语运用中的语境包括言语交际者的主体因素和运用环境的客观因素,主体因素包括言语交际者的语言能力、文化修养、社会意识、经验常识等^[1]。例如:

例1:你好,你当然好了。尽给我们帮倒忙,你可是咱们这儿的活雷锋啊!^[7]

例1具有典型的文化色彩。在中国,雷锋可以说是助人为乐的代表,一提到雷锋就会联想到许许多多感人的事迹。然而,为一位尽帮倒忙的人喝彩,还称其为“活雷锋”,这有悖于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经验常识。很显然,说话人说的是反语。反语运用的目的之一就是达到嘲讽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说话人显然是在反话正说。黄缅^[1]认为,反话正说类型的反语是由说话人想要表达贬义的意向性为起点的。说话人没有按照常理运用贬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而是选择了褒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并希望听话人根据当时的语境把该话语当作反语来理解,这足以见识到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化修养。

反语运用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达到诙谐、风趣、幽默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说话人往往使用一些贬义词来表达褒义,也就是正话反说。正话反说类型的反语是由说话人想要表达积极的意向性为起点的,出于多种原因,说话人没有运用褒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而是选择了贬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并希望听话人根据当时的语境把该话语当作反语来理解。例如,有这么一对恩爱的老夫妇,妻子很疼爱自己的丈夫,但丈夫又有爱喝酒的习惯,一天,妻子深怕自己的丈夫又会因喝多了酒而伤害身体,因此随口对他说了句:“死老头子,少喝点酒!”根据社会意识和经验常识来判断,妻子说这句话运用了反语,她称自己的丈夫为“死老头子”并无恶意,如果他把她说的话当作反语来理解,一切都相安无事了。但如果他的语言接受能力差、文

收稿日期:2013-04-18

*基金项目:四川文理学院人文社科项目“英汉一词多义现象的认知研究”(2012R007Y)。

作者简介:龙德银(1972-),男,四川大竹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

化修养偏低,没能真正理解她的意图,这句话就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运用环境的客观因素包括上下文语境、跟言语行为发生时具体情况相关的情景语境、以及跟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的社会文化语境等^[1]。例如,Alan、Bill和Carl曾经是三个生意上合作得很好的朋友,但后来Bill为了经济利益出卖了Alan,使Alan蒙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一天,Alan与Carl聊天时谈到了Bill,Carl说了这句话:Bill was really a good friend。其实,Carl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反语得依赖当时的上下文语境。如果Carl说这句话是指Bill曾经是很好的合作伙伴,那么Carl说的这句话就是普通话语;但如果Carl说这句话是指Bill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朋友,致使好朋友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又不好当着Alan的面重提不愉快的往事,那么Carl说的这句话就是反语。根据当时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可以得知: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朋友、致使好朋友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位好朋友。

另外,文旭认为,在反语运用过程中语境往往能起到暗示和限制的作用^[8]。反语运用中的语境暗示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反事实的语境暗示,即如果说话人说出一句非常不符合事实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断定他说的话就是反语,其话语越偏离事实,其运用反语表达意图的可能性就越大,听话人可以依照此原则判断说话人的意图。例如:

例2:当三位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孺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刘和珍等无辜青年在请愿时被当时的反动政府屠杀了,而被杀害的无辜青年刘和珍曾经是作者的学生,在这种语境下作者写的这篇文章,其意图十分明显:不是歌颂反动政府的丰功伟绩,而是斥责他们杀人的血腥之举。

2)夸张语境暗示,即指反语常与古典修辞格连用,夸张便是其中一例,说话人的话语

陈述得越极端,他就越有可能运用反语。例如:

例3:你问我家姚老五的技术吗?太差劲了,他做的门窗硬是找不到缝儿,他刨的地板,连苍蝇也落不住。(乐牛《关主任》)

通过例3的语境可以得知:说话人说的是反语,

她不是在贬低她家的姚老五做的木工活太差劲,而是运用夸张的说法,赞扬她家的姚老五木工精湛,做的门窗好得硬是找不到缝儿,刨的地板光滑得连苍蝇也落不住。

3)附加问句语境暗示,即话语后面跟一个附加问句,通过语境暗示反语。说话人使用

附加问句是让听话人关注此话语。例如:

例4: You do think you are really something, don't you?

例4中的附加问句省去仍是反语,但加上附加问句后该话语显得更是直接的反语,并且也不会引起歧义。

4)直接暗示,即在某些情况下,说话人可以通过加否定词“not”,“I don't think”

等来否定话语的字面意思,从而达到直接暗示反语的意图。例如:

He is really something —— not.

5)体态暗示和韵律暗示,前者是指可以通过奇异的面部表情或手势来暗示反语意图,

后者是指强重音、鼻音化、讲话速度慢等都可能暗示反语意图。例如:

A: Peter has just broken your vase.

B: Well, I like THAT!

6)语法化的暗示,即在自然语言中,有的词语或句法结构已语法化为表示反语的标记,

在英语中含有 a lot, fine, lovely, precious, fat 等的话语表示反语的可能性极大。例如:

A fine friend she turned out to be.

说话人可以利用以上这些语境暗示来表达自己的反语意图,听话人也可以根据这些启发去理解说话人的意图。同时,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反语运用还要至少受到以下两种语境条件的限制:非对称限制和共同背景限制,前者是指一般情况而言,反语是对负面情景的正面评价,而不是相反;后者是指听话人对反语成功地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说话人过去的经验以及目前的信念有所了解^[9]。

由此可见,语境在反语运用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往往能起到暗示和限制的作用,并为反语的意义转移提供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条件。在反语运用过程中,话语p→经过语境过滤→理解为话语-p,这里的话语p就是反语,话语-p与话语p语义相反,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反向相邻关系。话语p经过语境过滤,实现意义转移,最终理解为话语-p。话语p意义转移为话语-p,这一心理过程可以通过概念转喻来阐释。

三、概念转喻——反语意义转移的心理途径

在传统修辞学中,转喻是指A与B之间的替代关系,这里的A和B都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并具有一定的相邻关系;现代修辞学将转喻定义为“横轴(syntagmatic axis)上的语言符号之间的邻近关系”^{[10]b42}。这些定义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转喻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上。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转喻的认知本质。它不仅是一种修辞工具,而且也是一种认知机制,是概念、思维层面的问题,对于人类的推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在同一认知域中用一个突显的事物来代替另一事物^{[10]b36-39}。正是由于转喻的概念本质,认知语言学家们将转喻称作是“概念转喻”。Lakoff & Turner^{[11]b103}指出转喻投射发生在单一认知域中,而不涉及跨域投射。Radden & Kvecses^{[12]b17-60}将转喻分为两大类,即整体与部分转喻以及整体的部分之间相互转换而产生的转喻。李文浩、齐沪扬^[13]认为,转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认知突显是转喻形成的动因,转喻的实现机制是由激活来实施的,邻近性是转喻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在反语的意义发生转移的心理过程中体现出了概念转喻。首先,反语运用涉及的是整体的部分之间相互转换而产生的转喻。例如,在同一层面上讲,“好”可以细分出以下语义相邻的表达:…十分好,好,较好,不够好,不好,很不好,差,很差,十分差…。在一定的语境下,“好”可以跟与其相邻的表达相互之间进行投射。在例^[1]中,通过语境可以取值,“你好”可以激活并且转指“你不好”,因为你“尽给我们帮倒忙”,所以你也并不是“咱们这儿的活雷锋”了。这里的“好”与“不好”是有关人的品质这一范畴下处于同一层次上的两个概念。“好”与“不好”具有邻近性,具体表现在语义方面呈现出反向相邻性,这构成了反语转喻的基础。

其次,从认知突显的角度来讲,“好”跟“不好”相比更具有突显性,人们往往愿意听到一些正面评价,哪怕是对负面情景的正面评价,这也说明了说话人为什么使用反语“好”转指“不好”而不直言“不好”的原因所在,这其中的机理跟说话人的意图有

关。我们在阐释反语时不能忽略说话人的意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说话人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明确的意图,而是有多个可能的意图。一句话语之所以能够成为反语是因为说话人故意想要它成为反语,反语之所以能够表达与其字面意义相反的意义是因为说话人故意想要这样表达^[1]。反语的生成是以非常复杂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说话人的话语中所包含的传递意图的线索是模糊的,它存在于语境之中,而语境能提供的信息线索又是不确定的、千变万化的,如何阐释语境中的信息线索只有依赖于听话人,所以反语运用跟听话人的意图也有关系。有时候说话人说出的同一句话语既可以理解为反语,也可以理解为普通话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话人的意图。反语运用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说话人有意图地说出的一句话语并希望它被当作反语来理解,而听话人则是有意图地把说话人说出的这句话语当作反语来阐释。

因此,反语运用能够发生概念转喻并实现意义转移的心理基础是在基于同一认知域内的投射,话语p之所以能够转喻话语-p,即反语转喻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话语p的认知突显度高于话语-p;始源域之所以能够激活目标域,并为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是基于这两个概念实体间的邻近性,反语转喻的始源域与目标域内的两个概念实体(即话语p与话语-p)在语义方面呈现出反向相邻性,说话人运用反语转喻而不直言的原因跟说话人的意图有关,概念转喻是反语意义发生转移的心理必经之路。

四、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反语运用中的语境和概念转喻,分析了反语运用中的语境所包括的内容,以及语境在反语运用中能发挥的作用,指出反语涉及到的是整体的部分之间相互转换而产生的转喻,分析了反语运用中的概念转喻机制,并指出概念转喻是反语意义发生转移的心理必经之路。然而,有关反语运用机理的研究仍旧没有结束,希望本文能够激发对反语运用的机理做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黄缅.反语新论[J].外语教学,2008.3.
- [2]黄缅.心智哲学视角下的反语研究[J].外语研究,2012.5.
- [3]龙德银.反讽话语说话人的意向及其常规推理[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 [4]龙德银.认知语境与反语阐释[J].西昌学院学报2010.3.
- [5]龙德银.相邻视角下的反语运用[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6.
- [6]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7]闫小斌.反语的语境顺应性[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

[8]文旭. 反讽话语的语境暗示与限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1, 6.

[9]Jacobson, Roman. 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 [A]. In Ren Dirven and Ralf Pör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2: 41-47.

[10]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 We Live b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 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2]Radden, G. & Z. Kövecses.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p17-60.

[13]李文浩, 齐沪扬. 突显、激活与转喻的实现[J]. 外语教学, 2012, 4.

An Exploration of Context and Conceptual Metonymy in the Use of Irony

LONG De-y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Sichuan 635000)

Abstract: Context in the use of irony refers to the subjective factors of verbal communicators and the objective factors of the applying environment. It can usually play the roles of hint and restriction. The use of irony involves the metonymy of mutual transfer between parts to whole. The reason why utterance p can refer to utterance -p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is more prominent than the latter. The reason why the source domain can activate the target domain and provide mental access to it is based on the contiguity between the two conceptual objects. Utterances p and -p share opposite-directional proximity in semantics. The fact that speakers use irony instead of speaking direct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speakers' intentions. Conceptual metonymy is the mental way that must be taken by irony in the course of its meaning transfer.

Key words: Use of Irony; Context; Conceptual Metonymy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92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杨绍猷. 彝海结盟和党的民族政策——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J]. 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1996, (6).

[2]杨荆楚. 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纪念“彝海结盟”六十周年[J]. 民族研究, 1996, (1).

[3]陶荣泰主编. 西昌文史第七辑[Z]. 内部发行, 1989.10.

[4]政协凉山州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永恒的丰碑——彝海结盟文史专辑(凉山文史26辑)[Z]. 内部发行, 2008.11.

[5]政协凉山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Z]. 内部发行, 1989.6.

The Ethnic Policy of the Red Army when They Went through Liangshan in the Long March and the Effect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JIANG Ting-zhi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When the Red Army went through Liang Shan in the Long March, they experienced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crossing Jinsha River cleverly, Huili Conference and Yihai Alliance. Especially when they went through the Yi area, the commander of advance force - Liu Bocheng allied with Xiao Yedan by Yihai, which made the Red Army go through Yi area smoothly and win the strategy advantages in preempting Dadu River and despoil Luding Bridge. This was a successful practice in the party's ethnic policy and a glorious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Long March. All these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have an important reality-oriented meaning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The Long March; Ethnic Policy; Yihai Allia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